

晚

書

訂

疑

晚書訂疑序

程子絲莊晚書訂疑成其同歲生惠棟爲之序曰孔冲  
遠唐初大儒少通鄭氏尙書及爲國子博士數進忠言  
侍講東宮面折不諱意其爲篤學而有直節之士也乃  
受詔撰尙書義贊自爲矛盾棄鄭氏而用僞孔氏夫尙  
書自膠東庸生而下至鄭康成人知爲孔氏古文歷兩  
漢四百年來無異議及晉永嘉值經典喪亡乃有豫章  
內史梅賾僞造二十五篇託之孔氏以傳世冲遠素習  
鄭義久著直節豈不能力爭于上苟已曲意希指又明

知鄭氏師祖孔學

此語見堯典正義

反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爲

僞深文周內且與百兩同科此書旣出箸爲定論凡不  
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當時卽有識其僞者孰敢從而辨  
之哉宋元明諸儒斥僞孔氏者不少然皆惑于二十四  
篇僞書之說不能得真古文要領于是學者紛如或以  
鄭氏爲今文以僞孔氏爲古文或以二十八篇爲今文  
以二十五篇爲古文樊然散亂莫所折衷棟自少疑之  
稍長反覆于堯典正義見所載鄭氏二十四篇之目恍  
然悟孔氏逸書具在因作古文尙書破二卷及讀縣莊

之書宛如閉門造車不謀而合轍蓋後人尊信僞孔氏者以周秦所引逸書盡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不知其僞正坐是目縣莊既糾其繆又爲分疏其出處使僞造者無遁形可謂助我張目者矣唐人尙詩賦冲遠通經不問以詩賦傳而經義又復矛盾如此縣莊兩舉制科實兼詩賦經義之長固今日之通才也余學萬不逮縣莊而叢殘著述獨能與之同趣是則余之幸也夫



尙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爲晚出然自隋唐至苒宋無人  
言其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  
清爲纂言明郝仲輿箸辨解焦若侯訂古本皆刊落二  
十五篇而弗錄或亦失之過矣夫二十五篇之書平正  
疏通乍觀無一言之違於理道而其爲苒古書傳所稱  
引者視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  
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曲聱牙也  
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時其文載於左國者衆  
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

乎蓋晚書之可疑在于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  
以然致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  
氏爲古文尙書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  
枉而復失之過余曩曾爲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  
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程  
子曰民間之泰誓漢得之以充學

語本趙岐  
孟子注

自董仲舒

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自馬季長  
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不猶愈  
於民間之泰誓乎今不爲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

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程子以其言有當於理因并識之新安程廷祚書

篇目

卷上

史漢載古文尙書之由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安國十六篇不傳

二漢尙書之學

安國注論語之證



許氏說文之證

隋志與正義之証

東晉不見有晚書

晚書見於宋元嘉以後

南北二史之證

安國自序之謬

孟子所見之武成尙存

卷中

書序

卷下

禘論晚書二十五篇

附錄今古文尙書授受源流

晚書訂疑卷上

新安程廷祚絲莊撰

史漢載古文尙書之由

漢室初興伏生求其藏書得二十九篇史漢所載具有明文然以今攷之尙缺其一未能詳也

說見卷中

孔安國

於伏書外又得十六篇漢藝文志有尙書古文經四

十六卷

孔書合序應得十七卷合伏書之二十九篇爲此數

內有安國所得書

後人或以張霸僞書當之案張霸成帝時人其書名百兩篇文意淺陋尋見罷黜不宜復藏於中祕

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漢

書儒林傳同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與藝文志并云十六篇

正義云古文者

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人所制篆隸諸體而

行於漢代者則曰今文案伏書初出屋壁亦古文也

其後口授鼂鎔而鎔寫以今文安國所得則以今文

通其讀而未改壁中之字

今世於二王淳化等帖必釋文通其讀亦類此

故當時皆目曰古文然漢代祕府仍自有古文尙書

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者是也或卽安國之所獻與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今文古文因字體各異訓詁有殊可以竝立竝行而相  
參攷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是也然揆  
其大體實則無二故儒者傳古文尙書惟有二十九  
篇卽言安國古文亦罕有及十六篇者漢書曰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

案史記所載此外仍有舉陶謨甘誓  
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無逸

君奭甫刑  
費誓等篇

皆今所謂今文後漢傳古文者最盛買馬

鄭氏俱有訓解然篇數卒與歐陽夏侯傳伏書者同此其徵也

漢世字學與經學並重故苻書云古文韻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後書云桓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又云賈逵爲肅宗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帝遂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又云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此皆謂字學也自唐天寶初改諸經古字爲俗字而學者不知有字學一聞古文之

名遂致疑於書之篇章陋亦甚矣夫漢費氏易古文也論語孝經壁中之古文也春秋左氏傳亦古文多古字古音具見笄書而周官與攷工記至今多古文奇字此諸經之大體孰謂有古今之異乎

安國十六篇不傳

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案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邪竊疑安國雖嘗以今文攷定于錯亂磨滅之中而所得

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爲儒者所重是以夏歷二漢咸  
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案史記所載有湯  
征湯誥諸篇劉歆三統歷有引伊訓武成畢命等文  
王莽傳有引逸嘉禾篇語夫司馬遷之時無他僞書  
百兩出于漢末而旋廢劉歆篤信孔氏之古文則彼  
三人所稱引其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也以今觀之視  
伏書何如邪其乍明而復晦殆無足愴然使獲存于  
禾嘉以後則梅賾姚方輿等又無所售其僞而免于  
千載以下之爭論矣其亦可憾哉



或曰十六篇之亡猶有他證可得聞乎曰有史記所載  
湯誥全與今異律歷志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亦與今  
不同使孔書不亡則馬班所載所引必爲十六篇之  
書無疑使十六篇而存則此數篇必不能出于今二  
十五篇之外然則十六篇之存亡與今二十五篇之  
真偽執此以辨之有餘矣

二漢尚書之學

案二漢傳尚書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自伏生授  
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

傳至後漢歐陽欵八世皆爲博士伏生又授張生張

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

兒寬門人簡卿至若歐陽有平當陳翁生之學大夏

侯有孔霸許商之學小夏侯有鄭寬中張無繇秦恭

假倉李尋氏之學展轉相傳支流餘裔蔓延于數百

年之間故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

寬寬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于孔安國者也是二

漢尚書之業安國與伏生共之矣使安國誠有未傳

之書寬豈不知寬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

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耶宜司馬遷之從安國問者又不過如彼而已也

古文之絕續顯晦又當攷之東京范史云肅宗特好古文尙書詔高才生受之是上有好者矣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又云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云賈逵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惲塗惲卽西京歷傳安國之書者儒林傳傳古文有尹敏周防及衛宏徐巡孫期等其他不可枚舉又楊倫

師事司徒丁鴻以古文尙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是古文之在東漢幾于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此又東京之鑿然可攷者也然則所謂得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況二十五篇與孔傳乎而論者不察何也

安國注論語之證

證古文者有三節焉三節之中若無所得則其餘皆曠矣兒寬之受業於安國以興三家之學也而不云有異聞劉歆之校祕書也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何書後漢之古文大行也諸儒之業與孔僖之世守皆不言安國有傳三節之無證如此又案何晏論語集解有孔安國注於堯曰章末則曰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而不曰此壁中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孔子襍引之也於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則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不曰此壁中湯誥之文而孔子引之也以此二端攷之是安國不知有二十五篇之書章章如是則晚出之古文與孔傳其造之者必有人矣而以誣安國可乎此又三節之外不可磨滅之案據也

許氏說文之證

東漢之初杜林得漆書古文於西州以授賈逵其後汝南許慎傳賈逵之學而作說文解字書中稱引羣經若尙書則惟據安國之古文序謂亡新六書一曰古

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夫安國增多之書在苒漢咸知其有十六篇在南朝以下咸知其有二十五篇今說文以孔氏爲歸則欲攷二書之存亡虛實者舍此其奚適邪案說文所引於虞書則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夏書則禹貢甘誓商書則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此皆伏生之今文而二十五篇則無片語隻字及之又有孔伏本所皆無而載之者反若出於十六篇然則十六

篇若存猶可信爲壁中之書而其他則妄也此又不  
可磨滅之案據也今錄說文所載尙書古字于後且  
以明漢代古文以字學重之故云

宅岨夷曰陽谷

岨作岨陽一作陽

平秩東作

秩作

鳥獸氄

毛

作穉

葇三百有六句

葇作

帝曰疇咨

疇作

共工

方鳩倮功

鳩作鳩倮功又作倮

有能俾乂

乂作

肆類于上

帝

肆作

至于岱宗柴

柴作

竄三苗

竄作

暨皋陶

皋作

咎

五咎不遜

遜作

教胥子

胥作

八音克諧

諧作

剛

而塞

塞作

天討有罪

討作

濇吠滄

濇作

藻火粉米



藻作璪  
粉作粉

捷以記之

捷作

無若丹朱傲

朱作殊  
傲作弄

朋淫

于家

朋作

娶于塗山

塗作

弼成五服

弼作

鳥獸跄

踰踰

踰作

元首叢脞哉

脞作

隨山刊木

刊作

兗州

兗作

沈又

厥艸惟繇

繇作

艸木漸包

作蘄

浮于淮泗達

于河

瑶琨篠簜

篠作

惟箇籟栝

籟栝作籟栝  
又作輅栝

天用勦絕其命

勦作

若顛木之有由蘖

蘖作

王播

告之

播作

今汝晤晤

晤作

予亦拙謀

拙作

相時檢

民

檢作

使百工營求諸野

營作

西伯黻黎

黻作

大命不摯

摯作

吾家耄遜于荒

耄作

告予顛隳

躋 我興受其貶

退 貶作

牧誓

牧作

尙桓桓

桓作

鯀陸

洪水

陸作

彝倫攸斃

斃作

無有作好

好作

稽疑

稽作

卬曰悔

卬作

庶艸繁廡

廡作

王有疾弗豫

豫作

我

之弗辟

辟作

哉生魄

魄作

盡執拘

拘作

至于屬婦

屬作

惟其塗丹雘

塗作

乃惟孺子頒

頒作

昭武王

惟冒

冒作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

憤作

爾尙不忌于

凶德

忌作

常伯常任

伯作

其在受德斃

斃作

灼見

三有俊心

灼作

勿以儉人

儉作

王乃洮頰水

頰作

憑玉几

憑作

敷重篋席

篋作

陳寶

寶作

一人冕執

銳

銳作

三咤

咤作

命伯冏

冏作

奪攘矯虔

奪作

剗取椽黥

椽作

惟貌有稽

貌作

報以戾尤

尤作

扞

我于艱

打作

費誓

費作

截截善諷言

截作

斷斷猗

斷作

又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詞師乃指來就憇憇王出

渙以相陵憊祖甲返孜孜無怠彘彘巧言我有截

于西實元黃于匪士分民之祿粵三日丁亥朕實

不明以佹伯父

以上諸語又  
出他逸書

又案古文以字體音義之別見存莽代諸經至唐雖盡

改從俗書而其餘踪髣髴猶可得之羣籍說文宗孔氏之學者也其所徵引古文非安國之書而何以釋文攷之馬注閒有與說文合者而孔傳則無一焉蓋偽造孔傳者既不聞許氏之淵源且不知參攷馬氏訓解之故否則未有安國既以古文名家而其爲傳又復刊削不存一字之理今列數條於後待明者察之

教育子說文養子使作善也馬氏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訓長本與說文同義釋文引之作育

長也果爾則馬當云教天下之長子弟而不當云  
教長天下之子弟矣德明之謬一至於此

今汝慤慤說文慤慤拒善自用之意

今說文本  
脫拒字馬

注同尙書今本作晤孔傳無知之貌

敷重莫席說文纖蒨席也馬注同孔傳作桃枝竹  
三託說文下故反奠爵也馬注音義同孔本作咤

陟嫁反

以上馬  
許所同

浮于淮泗達于荷說文荷澤也案古者淮泗不通  
黃河徐州水道乃由淮泗達荷澤又由荷澤入濟

明言詩易卷一  
潔以通黃河今本誤作河禹貢雖指辨之甚詳但  
謂許慎時經猶不誤不知許實本之古文而晚出  
之孔傳則茫然矣

若顛木之有冑欂說文徐鍇注云从弓上象枝條  
華函之形後人省弓而通用爲因由等字徐鉉云  
孔安國注尙書直訓由作用用枿之語於理不通  
其辨甚是案說文所載諸字義多怪僻故孔氏古  
文當西京歐陽等三家盛行時不爲諸儒所取然  
如上條與此條者斷不可以不從也

惟緇有稽說文緇旄絲也此蓋言審察之細密也  
今本作貌似屬後來之誤字又史記作訊亦與貌  
義不叶宐破

書序使百工夔求諸野說文夔營求也朽正切从  
夔舉目使人也从人在宐上徐鍇曰人與目隔宐  
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支所指畫也孔傳  
但以經營解之豈知漢儒之字學者哉

隋志與正義之証

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爲五十八篇作

傳其言雖本于安國僞序然不能遠稽蒔古而甘與  
誣罔同歸亦甚愧良史之學識矣又孔穎達正義述  
古文始末尤詳謂晉舊史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  
愉授天水梁桺桺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一作枚願  
賾于蒔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云梁桺皇甫謐之  
外弟也謐從桺得古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  
八篇之書穎達旣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書  
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  
孔序削除漢志且引漢志作安國獻尙書傳矣其謬



妄又不待言夫梅賾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其事也  
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史家既失其年  
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僞手繁  
興劉光伯等方倚爲古籍晚出之屏藩其孰從而問  
之邪況隋志與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  
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  
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

斯時書籍  
俱係手抄

錢板未行易  
於改竄故耳

案晉書鄭冲傳冲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

講尚書冲執經親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顓何晏共  
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使冲時  
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祕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  
愉者又論語集解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  
謬亦活然而不之怪何也皇甫謐傳有云城陽太守  
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尚書之事且正義  
既云謐作帝王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  
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年百一十八歲  
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

釋文命爲外布文德敎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已故名  
文命字高密孔傳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云堯封

禹爲夏伯孔傳謂成湯沒而太甲立世紀云湯崩之  
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謚旣篤信古文而其  
所述又多與孔傳不同何也以此破之沖與謚俱無

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于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

書旣載於紀

武帝咸寧五年十月

又詳於傳

束皙校正文義

而梅賾獻

書一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  
流授受者槩未可信而然非若穎達等舍其昭昭而

樂從其冥冥也

張霸僞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穎達謂霸

僞造尙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

康成在張霸後幾二

百年霸造書豈能預足之類達之可笑如此

爲五十八篇託之劉向別錄

等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多至二十五篇苟非孔書藏於中祕者原有此數傳聞世閒則僞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之合然霸當日但欲自爲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十

六篇之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  
九其九篇同卷應除八篇計之而爲十六以此見十  
六篇者乃張霸之僞書也五十八篇則推而致諸中  
祕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僞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  
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爲不足據然則晚書  
之非眞謂穎達爲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決之道也  
矣

又案隋志有欲蓋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竝亡以四百年學士肄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

日則十六篇之亡必矣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  
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其時蓋因  
三家之書既亡而偽造此傳以明今學亡而古學尙  
存也至二十五篇則出于賾之後其時未可得知而  
在南朝疑別爲卷帙不與伏書鄭注相混何以知之  
以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並行與  
穎達所謂鄭注篇數與夏侯歐陽三家並同者知之  
蓋伏書幾少孔書之半其不能並講並行理之易明  
者也始因孔傳初出篇數本與鄭氏不相遠而其餘

二十五篇之書又學者肄業所不及故鄭之與孔得以竝講竝行直至唐代而後廢邪此隋志欲蓋其誣而不能揜焉者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哉

東晉不見有晚書

案晉元帝紀大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置博士九人有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蓋東晉尙書之學甚微故置博士在後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偽傳也後人見

崧傳一語遂以爲梅賾獻書之徵誤矣案隋志云東  
晉始得安國之傳闕彞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上  
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夫安國  
之傳至蕭齊始列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  
古文可知矣又攷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輿而不用  
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以  
信從之者寡也

案郭璞爾雅注於艸木蟲魚等引江東名物以爲證者  
不一而足則其書成於渡江之後明矣其中所引皆



伏書釋詁注引書曰後我后蓋就孟子之引書而爲言至邢昺作疏乃指名太甲篇目近日閻氏疏證以疏爲注甚誤又其中有後人竄入二條皆稱尙書孔氏傳其鳥鼠同穴一條猶無形迹若釋獸之末曰狗四尺曰獒此卽僞傳之所本也注乃引尙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又曰卽此義案郭氏注例凡有所引必爲本書所無而足以相發明者孔傳所言與爾雅無異而本書亦無他艱奧難通何必見引而復以卽此義之語承之乎其庸陋可笑頗似呂延濟等五

臣之注文遜而謂景純有是耶且在郭注爲全書所無之例增竄之迹昭然其故以景純高才博學爲中興之冠猶西朝之有皇甫士安也非其書得載不足以重晚書由是以推則帝王世紀與他書之竄入亦皆此物此志而已愚獨怪以閻氏之精核乃不能詳察而致嘆於郭氏爲僞書所欺不知己之被欺正卽此而在也噫

二十五篇與孔氏五十八篇之傳皆非東晉所得有也何以言之東晉有李氏撰集解尚書十一卷

見隋志李氏字

長林江夏人其書所解乃漢之偽秦誓又每引孔安  
為本郡太守

國注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口  
為集解時必無取於偽秦誓安國既為二十五篇作  
傳矣何由復有偽秦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  
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  
二十九篇之偽傳乎又史記舜本紀教胥子胥作稗  
注引孔安國曰稗胥聲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偽傳也  
或曰安知孔氏曾為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  
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偽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著於

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

或問

隋志既云闕彝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彝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曠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

穎達蓋亦有疑於李口之

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

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口猶未見二十五篇會仙民以簡

文孝武時人而能爲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

徐仙民尚

書音有二十五篇見經典釋文

晚書見于宋元嘉以後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

篇之偽傳也以李口尚書集解知之五十七篇

內闕  
辭典

與傳不出於梅賾所獻又嘗自晉太興四年歷百三十  
十餘年至宋元嘉之末攷而知之范蔚宗撰後漢書  
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苑傳中言舜典  
竄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事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  
尚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法三  
國志於其文用尚書者率援鄭注爲訓開引馬氏而  
亦不及孔傳使其時孔書已出不容於不見若見之

而不以為據則其不信於孔有必然矣此三君子皆

終於元嘉之世者也至松之子駟為史記集解則居

然引用安國之說而其後屬辭之家稍稍徵引如宋

明帝詔用禹謨反道敗德仲虺之誥焞誥上天蕭道成九錫文

及策命用允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泰誓勦子一人禹謨臨下

御眾順帝禪位詔用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王微與江湛書引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顏延之赭白馬

賦用禹謨惟德動天顧覲之定命論引禹謨惠迪吉謝莊奏

用禹謨罪疑惟輕又徐爰表用禹謨神宗禮志引五子

罪疑惟輕又

神宗禮志引五子

之歌

若朽索之馭六馬

武成

一戎衣而天下定

齊武帝詔用湯誥

兆

允

王儉對文惠太子引太甲

奉先思孝

又褚淵碑文

用周官

建官惟賢

主融曲水詩序用說命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又沃朕心

禮志蕭琛議引伊訓

祗見厥祖

若斯之類頗見篇章梁代

尤盛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載其目安國自序

亦入昭明文選而晚書之出於元嘉相與刊削其始

末後代習而不察梅氏所獻遂無有知其非今日之

書者豈不重可嘆哉

案馬融忠經諸葛亮心書皆引晚書中語二書出于後代假託

明

南北二史之證

或曰然則宋元諸儒之論其無所見乎曰非無所見也  
有所見而不得其故則不足以服信晚書者之心亦  
徒爲一閱之市而不能以取信于天下矣吾今綜史  
漢之遺文稽眾家之紀錄以核隋志與孔穎達所言  
而詳究之然後知兩漢稱古文尙書者皆與伏生篇  
數同而無所謂安國之書梅賾所奏之僞孔傳雖不  
可攷而元嘉以後晚出之二十五篇江左未嘗信其  
爲真古文而立於學官此灼然可見而無疑者也至



于託始鄭冲皇甫謐或謂王肅私見孔傳乃無用之  
單詞孤證而隋唐間人執之以號令後學言語譎張  
刺謬往籍其智識下於晉宋儒者遠矣又破南史惟  
梁代山陰孔子祛稱明於古文尙書其撰述不可見  
餘儒鮮有爲尙書之學者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  
罕傳尙書之業徐遵明以下皆以鄭康成所注相授  
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武平後主  
緯年號劉光  
伯劉士元始得費彪梁博  
士義疏乃留意焉學者更以  
二史攷之則晚書之所由來或亦得其髣髴矣乎

安國自序之謬

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以聞案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之間兒寬受業安國去

而爲廷尉文學卒史在元朔三年以後

張湯以元朔三年爲廷尉

時寬爲屬官

巫蠱起于征和元年上距建元四十餘年距

兒寬爲廷尉史亦三十餘年安國似不得見巫蠱事

又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

史遷著書時安國已卒其去巫蠱尚遠而謂安國見

之乎且吾所疑猶有不止於此者夫先漢言古文之淵源者三家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恭王以景帝前三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時黃老方盛儒術未興不知尊孔子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疑在景帝之末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者字之訛也武帝卽位之初十餘年中崇儒興學而安國適爲博士其獻書宜在此時奚爲遲至天漢耶且天漢三年乃李陵敗降匈

奴而史遷受禍之歲也其時遷著史記已七年矣安國至此尙存而遽云蚤卒何邪此言顯與史記不合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之口故造爲此言若曰向之未立非以其書爲不美也會國有此事云爾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借巫蠱爲說歆於此蓋亦忘安國之蚤卒史記有明文矣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而信爲實然是則遭巫蠱尙爲傳疑之說則僞序之謬豈獨史記可證哉

案武帝時巫蠱事甚後兩起漢書外戚陳皇后

傳元光五年竊治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  
祝誼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遂廢皇后退  
居長門宮其時安國正爲博士序所云會國有巫蠱  
事經籍道息蓋指此序似不僞而劉歆以爲獻於天  
漢以後是亦誤認爲征和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矣  
惜不與予兄面質之辛卯三月南耕識時年七十有  
九

荀悅漢紀又云古文尙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未知所據或荀氏有見於安國之  
蚤卒而不能察劉歆天漢以後之誣故特增家字以  
實其說近日竹垞朱氏主之然攷安國之書子長具  
知其得十餘篇如湯征湯誥復見收于史記則安國

生壽何難獻之而待身後乎其說但可存之以廣異

間目

朱謂漢書文選錄本脫去家字夫錄本後起必漢書先脫而文選後脫也豈歷時久遠竟無知

者乎亦主張太過之論○案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十卒于家夫安國年已六十則史記亦不當以爲蚤卒矣又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在天漢後此隋唐閒妄庸人所作不足道

案晉衛恒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

改至周史籀始有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爲

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誤因科斗之名

遂效其形殊失古法據之則古文本無異名其曰科  
斗書者世俗之訛言耳又案史漢儒林傳及漢藝文  
志劉歆移太常書許叔重序說文解字其稱壁中書  
但曰古文叢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  
云科斗書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  
安國不問其源流遷變而謬遵世俗稱爲科斗書者  
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

疏證謂說文序  
有科斗之說誤

孟子所見之武成尙存

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惡其侈言殺戮而啟後王之

忍度古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馘魔億有十萬  
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  
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  
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爲孟子所惡他言伐暴救民  
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曰于湯有光  
可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孟子  
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厯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  
是否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曾立於學官未幾  
而廢鄭康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



逸篇其實未亡康成未之攷目然則武成今安在矣  
口卽世俘解也蓋徵諸漢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  
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以武成命  
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彗生魄若翼  
日丁巳漢書丙作王丁作癸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  
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月漢書二作三誤旣死魄越五日  
甲子朝至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  
後又云時四月旣彗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于燎  
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又云越五

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志皆以爲此  
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與孟子合則  
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其誰信之然則鄭氏何以言  
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莽之所立俱擯斥矣或取而納  
諸逸周書之中更名世俘解其事久遠非漢末之人  
所能詳也史記敘伐紂事采僞秦誓與逸書克殷解  
居多於武成則以見棄於孟子而僅錄其序逸書之  
斷爛難稽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  
閒不知武成之尙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

子之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俘殷王與以下昭告上帝  
祖考及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  
子焉得而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  
不憖遺武成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真偽者  
其猶碎照乘之珠而借明於爝火耶然則安國之十  
六篇其有無不足論矣

凡史漢所載所引之逸書於十六篇未知誰孰而苟得  
其一則後之託名安國者可以坐廢故十六篇之有  
無不足深論而徵辭於偽書則所係至重也夫漢之

律歷志本於劉歆之三統歷歆篤信孔氏古文以泰誓得自民間惟引書序不及其文而於武成則歷歷引之此篇之爲古文亦居然可見矣晚書旣據漢志月日點竄以成今篇孔穎達不知原委乃云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吾聞漢世有僞泰誓矣不聞有僞武成也若取其事而詳求之當時不獨無僞武成亦決無他武成何以言之據三統歷所引則旣以爲武成矣將曰僞耶是其月日必陰竊於逸周書逸周書者史遷之所及見而著錄於藝文志者也曾劉歆而蒙

其欺將疑有他武成邪則其月日何以暗合於世俘  
解若此之密且與孟子之血流杵古序之往伐歸獸  
說見中卷又無一不合也二者皆不可通愚是以斷古之  
武成卽世俘解無疑也夫後儒思見安國之古文甚  
于飢渴而於劉歆所引武成乃過而不顧且目之爲  
僞豈非葉公之好龍乎噫可怪矣愚慨十六篇之多  
而此篇獨賴逸周書以不廢百世而下令學者有所  
憑依以毋卽安於晚書非壁中之靈不至於此故詳  
言之

或曰世倂解卽武成子言明辨皙矣然觀其體制與羣  
皆不盡合何也曰史必待修飾而後成武成爲書起  
居注之類也曾謂起居注而卽可以爲帝紀乎且此  
篇體制不類羣書其故有三武功初成史官不無張  
皇過甚之辭旣而未暇修飾一也歸逸周書之時傳  
寫或多訛誤二也年遠簡冊失次或又爲後人所加  
增三也

又案梁書劉顯傳云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  
缺簡書書字零落厯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

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案昉所得未必  
卽愚所謂武成而以劉顯之言觀之則汲冢書內原  
有古文逸篇安知此武成者非旣出於孔壁而復載  
于周書其後建武自亡而周書自存之耶然則南朝  
之季尚有知武成之未亡者而不能出一言以明著  
之惜哉